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朱　鎮

論語學案卷九

明　劉宗周　撰

下論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歸如字一作饋好亟知並去聲

孔子見陽貨與見師冕同一化工之妙　聖人處陽貨問答皆是至誠中流出絕無矯飾不仁不知之説既據理而答之矣及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分明打動聖人心事故直應聲而答之曰吾將仕矣當是時寧復知貨之不可仕又寧知天下之終不可仕念日月之如斯姑以自決其憂天憫人之懷而已其如道之終不可行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孔門第一微言為萬世論性之宗性相近猶云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揉不齊之中指點粹然之體此無畬彼無豐夫何間然者但人生既有氣質此性若囿於氣質之中氣質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無筭聖賢庸愚判若天壤矣此豈性之故也哉夫習雖不能不歧於遠然茍知其遠而亟反之則遠者復歸於近即習即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摹一

近字語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若是一個若是彷彿相遠便是善與利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個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子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相遠是尋丈如兩人面孔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為近且所為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個惡亦只是一個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

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個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為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為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

性也聖人正恐人混習於性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明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及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上聲

此章承上文而言習相遠則盡天下聖狂之路矣然習固聽人所移非一定之權也中材之士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唯上知者生而習於善下愚者生而

習於惡皆不可移則氣質若固之久矣雖然習也有性焉君子不謂習也愚按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三品之說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莞華版反焉於虔反易去聲

武城有弦歌之風教化達矣大道而小試之可喜也故聖人有莞爾之喻偃若有未喻其意者爰述所聞而對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言武城之為治舉而措之道者也君子小人皆在斯道範圍之中而愛敬聯為一體和氣溢於兩間矣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達乎治理矣非徒言之實允蹈之前言戲之耳志喜也若子游可為不負所學矣　道之所該者廣而禮樂其大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魯自季桓子據費公室遂衰時公山畔費是以陪臣執國命而託於强公室弱私門者然亂臣賊子豈足與有為而說者乃謂聖人實欲借以行道則墮於子路之見矣聞召欲往者一時感動之心若迫焉若赴焉已不自知而人亦不得而喻也子路不說正謂公

山之往必難行道也聖人不必計道之行不行而先
卜人之用不用故視公山一召若非徒然者當時止
因費事感動聖心故漫作癡想謂公山庶能用我耳
意者亦吾道大行之機乎今天下苐無用我者耳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周道之衰也平王東遷下陵
上替矣聖人豈一日忘東周之業為之云者挽東周
復於文武成康之舊也蓋東周廢興聖人直以為分
内事為是吾為不為是吾不為苐卜諸用我者何如

又安知公山之召非其機也哉此聖人所以欣然一往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此心之生理無不生也則無不行也有不行則生者息矣君子求仁於吾心而得行之之脉焉恭寬信敏惠是也此心常運於天下如川流之不息則仁

體得矣五者在吾心即其在天下者也無以作民敬非恭無以作民懐非寛無以作民孚非信無以作民勞非敏無以作民順非惠有一於此非行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實有是五者之分量則心體得矣仁矣行五者於天下是本體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工夫心能生五者一齊俱到故從行處見五者若借五者為推行之具便須心自心理自理則於此圓滿於彼欠缺即及於天下亦迹而不神　張子曰顔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行則知行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弼肸許密反

不善不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雖聖人不能踰也故曰然有是言也言有是道也雖然亦恃我有以自信而已不善不入良恐其磷且緇耳若堅白自信者方

將用天下而不為天下用尚何磨涅之病乎如是則安往而不自得哉可行可止與時乘而我不與焉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聖人自狀出當時欲往之心有如此者 聖人體道之至動無轍迹流行坎止一乘化機之自然其要歸於不可磨涅而已不繫之道只是堅白之道堅白之道只是不善不入之道但予路拘滯在形迹中聖人反求在我超然物表恁地活潑無一切心無一切法然則肸可往乎

曰何可往也不曰然有是言乎堅不磷白不緇神無方也繫而不食易無體也聖人就不善不入之中推敲出究竟學問非謂佛肸召之必可往也　按春秋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謀作亂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遂執季桓子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出孟孫氏陽貨刧公與武叔以

伐孟氏成宰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脱甲如公宫取寳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畔九年夏陽貨歸寳玉大弓奔齊又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秋叔孫武叔憾公若藐使為郈宰殺之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侯犯出奔齊乃致郈後二年春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

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
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又按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
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夫子欲往而卒不

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月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叔孫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子行合春秋史記觀之公山之畔即在陽貨執季桓之後孔子猶未用事於魯故召而欲往及孔子仕魯為司冦乃因三桓以墮三都侯犯之畔畔

叔孫非畔魯也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襲季氏也惟成尚私於孟孫故孔子得因叔孫季孫以墮二都而終不墮一成蓋亦事異勢殊也三都之墮正是欲往之心為東周第一義也使孔子果赴公山之召則固可借公山以墮費而還之公室因以及於郈成但其勢逆其名不正枉尺直尋故夫子卒不往必有待於司寇之用既墮三都而東周之業為之兆矣始知聖言不我誣也然終不及墮成者何也始焉方欲往公山

於魯則期月可也乘釁蹈瑕而動既用事於魯又因三桓以去陪臣總之欲強公室耳權固不可預設也後人未考經傳本末或疑公山之畔即謂率師襲魯之日則孔子既為魯司寇矣又何以召而欲往豈有用我之路乎

子曰由也女音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程子曰大凡有題目事易合然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有題目事故聖人題之為六言而六蔽隨之謂其在假合也資性得於偶近而用意持循容有過中失正之弊以語聞道則末也故君子學焉而已矣六言一學也學一理也好學者求吾心之理而得之也得此理於仁而不愚矣得此理於知而不蕩矣得此理於信而不賊矣得此理於直而不絞矣得此理於勇而不亂矣得此理

於剛而不狂矣何蔽之有六蔽不生即六言亦屬强名之其於道也幾矣　不就六言學只明得一理此理明更無餘事善學者反躬而自得之以盡乎已耳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教主於興故學詩為小子第一義可興又學詩第一義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可羣可怨事父事君皆反觀之地無非得之於興者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則窮物理之當然而得吾心之皆備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詩不可不學而其要則二南盡之矣君子得之以修身而教於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矣此大學之教也傳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雖閨門之内几席之近有

倀倀乎其不可行者與面牆何異哉君子求端於二南而先王以肅肅雝雝之德刑于寡妻被於南國裕於子孫者有如是也文王我師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不廢玉帛而玉帛非禮也樂不廢鐘鼓而鐘鼓非樂也因文而達其意亦可以得禮樂之謂矣雖然禮云禮云非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非鐘鼓云乎哉在

人思而得之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色厲内荏方泰然自以為君子矣無乃小人之尤乎比諸小人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善匿而畏人知一也此等情狀如揭肺肝覷破時不值半錢雖小人亦不齒之故君子作德誠之為貴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之名自孔子始立蓋指學聖人之道而偽焉者

其託迹近於中庸最足以當鄉人之好而其閹然媚世之情尤令賢愚盡厭故其謹原之稱始於鄉人終述於天下後世所謂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也則一謂之鄉原而已矣曰德之賊者自有鄉原之學術而流俗趨之以為便小人託之以文奸人心世教從風而靡其害至於子弒父臣弒君而有所不顧也其為德之賊何如哉蓋偽學之蔽如此　古來無此名目自聖人題破包盡古今偽學之品必曰

鄉原者為他起手從流俗汚世中來固是本色雖出神入聖繆巧無窮只是鄉人伎倆　學君子不得必為色厲内荏學聖人不得必為鄉原　色厲内荏正是鄉原之流為他未熟在故中外兩般若鄉原是渾成一原外不厲内不荏經幾多鍛鍊來方恰好正是竊盜有敗露時鄉原是盜狐白裘手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説者學事口耳隨所聞而騰説之不勝其誇

誕之情也此其精神一洩無餘雖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非自棄其德乎然則畜德乃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只是鄉人之庸庸者本無大破壞處只富貴一念割不下便當無所不至初然只是鄙夫後來是大奸大惡若出兩截人殊不知其為必至之情也若謂

鄙夫不可與事君初然亦信不及故聖人姑自疑其辭曰與哉其旨嚴矣　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何必陋惡聖人窮奸邪之禍而止以鄙夫概之欲人主辨奸之微也　鄉原鄙夫皆是聖人題畫出其情狀亦甚不相遠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亡與無通

人生不能無氣質之偏已為所性之累矣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呈露於氣質之中識其偏而善反之古人之所以盡性也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今之人非無古人之疾也而重壞於習染之私知誘物化任其質之所溺而不知反回視最初面目已失其真蓋疾猶是也而症已非矣狂者次於中行故為肆矜亦狷之流故為廉愚則多木訥之意故為直三疾古人嘗因之以入道矣今也狂流而蕩矣非肆也矜

流而忿戾矣非廉也愚流而詐矣非直也名存而真亡故惑之惑之者疑之也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天下蓋有以邪而奸正者若紫奪朱鄭聲亂雅樂是也此猶其小者國家淆亂國是傾陷正人莫如利口其亂正之勢亦猶紫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然極其禍能令人主之心為其所中而不覺能令天下士大

夫之情為其所蕢鼓而不自持直舉人國而覆亡之
猶反掌耳可畏哉是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唯
仁者能惡人其有知三者之足惡蓋亦鮮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久矣夫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也可言非道也聖人
慮以言求道而反格於道故慨然有無言之歎子貢
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蓋借疑問以發夫子之

蘊也夫道即天之所以為天也天何言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道也天亦卒歸於無言而已以無言之天顯設於四時百物而非滞於有以時行物生之天復歸於無言而非淪於無所為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至哉天乎述道者述此而已然則道固有超於言者矣又有不言而言者矣而猥欲以言述之不幾於愈言而愈晦乎予欲無言聖人分明一天矣盖學至於忘言始拈此

義云非專為立教說天何言哉以身證也若言聖同天更嫌比擬在或云觀天則知聖人矣程子曰非也觀聖人則知天矣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

此聖人知命以後學處　此道惟顔子足以知之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周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則聖人之蘊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無言處正是道妙四

時行百物生是無言之撰故始終曰天何言哉　子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聖人固自以為有言之病道也故慨然歎曰欲無言蓋將學進於忘言而以神道設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許師曰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不教而平心和氣不大聲色其所以為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衣去聲女音汝

三年之喪蓋體人子必至之心而為之非以强世者

也求禮於玉帛周旋求樂於鐘鼓節奏而傷人子之心抑惑矣時物之變人子蓋用以寄追感之情而未能恝然者短喪之說無亦未嘗反而自得其心乎故聖人借予之身動予之心而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若曰此女之心而非他人之所能為也予猶未得於心而遽曰安亦口給而已女安則為之言必有所不安也三年之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仁人孝子必至之心也而予獨安之予獨為之予獨非

人子乎乎之不仁也姑俟其出而復責之欲其知所悔悟而徐得其不安之實也親親仁也此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之心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乎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直打到痛癢相關處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不思所以竭罔極之報其亦不仁之甚者矣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莫痿痺於此矣食稻衣錦君子曰不仁而不可為也此三年之喪所以為通喪也與昔者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

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
也先王制禮而未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
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焉夫禮喪必三年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有由
來矣未聞其食稻衣錦以為安也若宰我抑亦屈已
以明道者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人心不可無所用無所用則昏昧放逸惡日長矣況飽食終日一無所用乎故曰難矣哉世不有博奕者乎博奕雖賤而用心則已勤矣為之猶賢乎無所用心者矣則是天下盡出博奕下也亦愚不肖之甚而已矣然則君子之欲用其心者曷不師智於博奕而通之　泛用其心不可也雜用其心不可也其惟博奕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如博奕之用其心則幾矣此聖人所以醒人於博奕也

與人心有全力只是不肯用用而不盡與不用同

心無方所用者亦無方所而曰無所用心者豈有所以為乎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而致其身　程子曰

其寫字時甚敬只此便是學可為知所用心矣推之無往不然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義者勇之為體也義在是即勇在是故除却勇可不

道若見義不為義非我有非勇亦非義也聖人就勇之是處看是義故曰君子義以為上使徒恃血氣之勇而義不存焉則亦為亂為盜而已亂則非勇也盜則非勇也然則義以為上其為大勇乎亂與盜視真正英雄只在是非間學者辨之　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為亂小人徒勇必暴悍而不循分故為盜皆惡之別名也非作亂為盜之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同）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如字）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訐以為直者知孫並去聲

聖賢惡惡之嚴皆克己進德之要而維世淑人亦寄

於此人心之惡不可勝窮其大端若稱人之惡者浮

薄之情也居下流而訕上者傾險之習也勇而無禮

者逆亂之節也果敢而窒者猖狂之見也有一於此

皆德之賊也故聖人惡之殆有異焉極其情得無徼

而訐之知乎訐而訐之直乎不孫而訐之勇乎以惡為德何啻千里而析理不明不免以似亂真且益肆其遂非長惡之習蓋亦為惡者必至之情也惡惡嘶天理人欲之幾而一破其假借之見庶幾有拔去病根之意於所為稱人惡四者之惡不使得以加身矣此子貢之惡所以合於夫子也　子貢之惡是申明上文如凡下訕上者未有不託於直知勇亦然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女子小人難養自古皆然知此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鮮克勝者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君子十年而幼學至四十强而仕則其學成矣年四十而見惡焉老大之悲乃在今日矣已矣乎無可復為矣其終也已惜哉是以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自靖自獻於先王生死去就行各不同而愛君憂國之忱無纎芥可疑各成一是而已心之盡處即道之至處故曰仁就其仁而觀之亦止謂之忠忠之至也仁一也以此事親為孝以此事君即為忠故仁人即是孝子即是忠臣孝子不必仁者宗族稱孝之謂也忠臣不必仁者子文荀息之謂也仁可以該忠

孝忠孝未必盡仁故聖人於三人不曰忠而曰仁所以表忠臣之極思也令尹子文忠矣然不曰不仁而曰未知焉得仁葢原心之論屈原之忠忠而過觀過斯知仁矣　三人一節進一節做始諍之以去繼諍之以奴終諍之以死無可復為矣於此而國破君亡亦可以自靖於先王矣三人似商量熟慮各就一件做去觀微子之誥一篇可見所為同心報國也說至此方見得三人之義凜然方是仁須知三子去合當去

奴合當奴死合當死去者非為存宗祀悟君之道始在一去微子為紂庶兄分義當去箕子艱貞正志必有一段委曲精誠出萬死一生處此際甚難直是哭不得笑不得此策更無轉動比干方纔撇一死是臨了著數若説箕子偶然不撞著紂怒故未死比干不幸而死似未盡當時靖獻心事萬一俱死俱不死豈不有憾且聖賢生死又豈繫於紂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然則直道可容乎故展禽亦然惠不能枉道以求容而姑栖遲於父母之邦猶有忠愛之意焉然其如天地萬物一體之誼何孔子便不然惠終置身於世外迹混心超故列之爲逸民　此是油油不自失的面目盎然想見其人和而不流其惠之謂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景公商所以待孔子而曰以季氏則吾不能姑以季孟之間待之乎又曰恐吾老矣不能用也同是一時商量語纔商量志疑矣安能用賢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晏嬰之沮有由矣此孔子所以行也記者不載晏嬰沮孔子之事而專坐罪於景公固以見聖道興廢非嬰所

能為而且不能於用賢者主道不斷云耳此著出處
總惧一待字吾老矣不能用也言但恐終不能用孔
子也亦自謙之辭非果不用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志事於齊人又歸罪於季桓若魯無定公然定公
已制於齊人卒為季桓子所惧而不克自主三日不
朝魯之為魯可知矣聖人能行道乎聖人去魯本心
膰肉不至存委曲之情而事實坐此故記者直以女

樂一事為孔子行案試識聖人出處之大者也　或問孔子去魯若何曰此孔子最不得已處孔子方得志於攝相之日而一旦有女樂之歸義有可去必俟膰肉曰尚有可為姑為弗聞而安之及膰肉不至然後念絶即出盡心事一般孟子所為以微罪行者正以示臣子去國之情不忍恝然卒不欲暴其君父之失如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為善是也總是夢寐東周心事割不斷處於去齊衛則不然固是去他國之

道亦尚無可為之兆則進退之義可一言决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去聲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音扶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去聲下同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反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上聲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

三人言論風旨大畧一轍而楚狂衰鳳之歌飄然有

塵外之想故謂之狂者夫子下欲與之言其屬意當

最切沮溺多溺而不返之意名稱其實所謂石隱也

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想當時語次有周旋中禮

處其操履當在楚狂之上故避逅遂成莫逆夫子聞

而嘉之曰隱者也言有道而隱者也夫子周流楚蔡

之間不得一遇時主乃䝉塵埃中物色數君子使千載而下仰其風節雖數君子之幸乎而吾道不可為不遇矣夫春秋之世固不以孔子之聖貶數君子也

原旨曰欲與之言亦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　而誰以易之言天下皆亂誰可以化而易之者謂天下至此必不可易也故夫子反之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應上與字丘應上誰字然則今日之滔滔非丘與之而誰與之哉　辟人謂辟此適彼屑

屑於去就也　聖人憮然數語是盡傾肝膈處　子路感丈人意專就二子之見上来故尚未得聖人憂天憫人之情意盖曰君臣有義尚矣使人人高不仕之節此義不終廢乎夫君臣之於長幼孰輕孰重長幼之節且不可廢而況君臣之義哉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若丈人之見亦惑矣君子之仕也正藉以行君臣之義也非以仕為行道計也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如此義之不可廢何此君子所以周流税駕而

不容已也丈人獨何心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聲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下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民以逸稱蓋身隱而道超不受世氛亦不繫情於泉石翩然人衆之表者也許師曰逸民者天民之不遇乎時也如夷齊抗節於首陽清而不悔柳下惠伸道

於三黜和而不流皆越隱君子一等矣不降不辱者心迹俱超道與日月爭光尚矣降志辱身者心與迹判若疑於降且辱矣而言行合道卓乎操履之純矣隱居放言有輕世肆志之意焉中清中權亦獨行君子之概也總之逸民之行以身志為綱以夷齊為案而數子皆在範圍之中以下故就身志外觀言行又就言行外觀清權所謂得其天機遺其牝牡驪黄者於惠連曰如斯而已者言二子之逸既如斯則降志

辱身非其真矣其在夷逸朱張可知數子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此其所以為逸也然則數子皆逸而學有未盡性卒未融其有我之見有所可即有所不可心有向而行局於隅道滯於器矣惟聖人全體周流神無方而易無體何可不可之有所謂聖人之時者也其異於逸民者有如此然則數子固在夷齊範圍之内而七子又在聖人範圍之内此道所以集大成也聖人叙逸民而終自附於七人之後其所感者

深乎　倫彜也秩也慮者思之精慮善以動也㢠中權者自放以為高而適道之權也凡言中者皆從容中其道也　問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聖則大而化之矣如伯夷惡惡之嚴而量自容物柳下惠與人之寛而介且不易於三公則亦未始非偏至之行而所為可不可者亦唯要其理之是而已亦何病於中道乎曰如伯夷之清而後可為聖之清如柳下惠之和而後可為聖之和即二子而覸之逈然不相及

而成可不可之見矣此道中本無分清和清和之名從氣質用事而得之　可不可之病非謂可在清不可即在和可在和不可即在清只各就清和中見出如不屑就不屑去豈得無成心在纔有成心即有岐見一彼一此胸中若相對待無往而非可不可之見矣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鏡中花隨感隨滅　聖人未嘗謂七子皆有可不可但言我之為我有如此者此聖人自名狀最真切處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惟聖人方認得可不可最真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無可無不可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尚病可不可在聖人之至無聲無臭至矣

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晚反下同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去聲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大師諸人以賢者隱於樂工已非其志矣况魯事日非其君舞大夏設兩觀其臣歌雍舞佾禮樂廢墜久

矣諸賢目擊僭亂之風思欲舉其職而不可不去何為意是役也其在孔子去魯之後故附記於此蓋自是魯國虛無人矣三仁去而殷墟八士興而周熾其世道消長之大機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按周公之封於魯也太公問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賢聖人以仁厚培國脈藹然有一體充周而無間之

氣象此其所以稱隆與親親睦九族也眷舊叙勲庸也敬大臣重股肱也量能任使惜人才也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流出得王道致治之要矣紀綱法度舉而措之耳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春秋而降天地閉賢人隱諸君子觀於至聖之栖栖而宇宙升降之機決矣楚狂沮溺之流既長往而不返大師少師而下又去國而罔顧尚可為耶記八士

者思盛王也夫八士之生際周之盛足繫一代之興則周能用之周能有之也不然春秋大聖人而下如沮溺丈人遺逸諸人獨不能媲美八士乎才之用舍係世道之隆汚信矣雖然周能有八士而不能有大聖人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乎

論語學案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朱鎮

論語學案卷十

明　劉宗周　撰

下論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學問只有生死一關為究竟地尋常只有義利一關最難破解子張劈頭說見危致命便是究竟學問而繼之

以見得思義正見平時所致力處喪祭二端又就民生切近之理密證其踐履之實士操修於此窺其大矣故曰其可已矣此數言可立萬世儒矩其入德之始基乎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道體無窮而得之則為德故執德者必貴弘信道者必貴篤君子所以交致其功也德不極所性之全而守一得以自封則不弘道不證在我之實而恃虛見

以為是則不篤若而人者雖日從事於道德之途而支離之守恍惚之見無當於學矣浮沉墮落恒必由之曰焉能為有亡鄙之也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兩者之病相為表裏所執如此所信亦如此一毫自矜正是信不真處　世有一項學問儘有踐履只是拘於所執必信必果總為一種意見所纏無開拓處卽其中不過循途守轍未嘗實見得然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也此正是半上半落學問學不得聖人地

位猶為不學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此子張自道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平聲下同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論交自是交道之常如聖人嚴損益之訓是也但損益未嘗無辨而君子取善之量無窮盡賢與愚衆與不能皆君子論交之地畛別分明而付與各當

無往非善下之益乃所以成大賢也又合我之賢不賢以見拒之一字果無用處故總承之曰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所見是大賢以上事如下學者當以子夏為正學者合而觀始得　子夏言不可非但庸衆之類若存一拒人之心將視天下之可與者亦寡矣此離羣索居之病所以悵悵於投杖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去聲是以君子不為也

蘇子瞻曰道體無大小方術技藝總是一理神而明之皆足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但其用則有分矣大者自一身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遠弗届小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僅僅取給於一事一物之濟而已何致遠之能是以君子不為也君子學務其大謂即大以該小而未嘗以小病大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讀作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去聲學也已矣

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既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也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此真能好學者矣倘玩愒日月而忘助之病乘之如學何　日日而知之日日而有之即日日而熟之日月相禪而未有已也雖上達天德可矣　道體無窮善學者銖積寸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日日用力至一月間聞見更充無一空隙日便是得一月工夫也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日之知即為月之能知其所亡方得保其所能　一日知無窮能亦無窮纔有息機知體便槁　問所知何事曰須知所學者何事君子之學心學也知者知此能者能此日知之知一知也而愈知愈明月能之能一能也而愈能愈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皆道問學之事而求仁之功端不外此故曰仁在其中仁固無往而不在者也學問

思辨非二也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心仁也然則博學者學此者也篤志者志此者也切問者問此者也近思者思此者也此真能用力於仁者也謂之仁在其中謂實有諸中非若存若亡之見也仁本在我非若禄之自外而至故與凡言在中者異子夏蓋示人以求仁之學也亦即下章學以致道之意　學問工夫切近處正是仁非心存於此必待熟而後仁也學而不厭則仁安矣既聖矣　博學是博文工夫篤志切問近思

是約禮工夫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道不可强致善學者莫之致而至之學也所謂自得之也百工居肆則必有事必有事所以成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所以致道也　未有不學而致於道者不致於道非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去聲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真見是過也

小人之過也必文則不可見矣便是同雲客布掩晝陽先此心陷溺之極處　過不可文而其遷就回護之心則文也　文過時已明知自家不是處却不肯認錯故計出於此問何故不肯認錯曰一認錯便無由濟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君子有三變神明而時出之君子豹變也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皆莫知其所以然故曰變若

儼變為温温變為厲非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厲已謗已則不誠未有能動者矣夫不信以勞民果厲也不信以諫主果謗也人各有心其可愚乎

子夏曰大徳不踰閑小徳出入可也

大徳如生死利害關係綱常名教處不踰閑者守道

之嚴不踰尺寸也人苟能勉力於大者則小者或出
或入間可勿論也子夏之言蓋為不能三年之喪而
緦小功之察者訓　小德只就大德中細細推勘出
如孝的大段是即晨昏小節偶未善亦無害其為孝
如申生之恭而愚可也忠的大段是即語默去就偶未善
亦無害其為忠如屈原之忠而過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

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於虔反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師商論交畢竟子張勝游夏論教畢竟子夏勝要之可相合而未可相非　子夏篤信謹守其教人多由規矩節目中入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故子游但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當之非謂其善於洒掃應對進退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而有本焉曰無本云者正恐其局末而遺本也故曰抑曰如之何皆疑

辭疑其局末而遺本也子游探本之論亦學者所吃緊但質之聖門循循善誘之方不能無病故子夏從而過之子夏意謂君子教人之道孰何者為先而傳之孰何者為後而倦之或先或後初無成法亦無成心但生質不一如草木之區別然君子之道豈可強其所未至而從事於誣罔乎若夫會道器於一原即始即終神而明之則聖人而後能之豈可槪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未嘗限人以聖人之學而無合下

證聖之理由洒掃應對進退而進之亦可馴至於聖人之域矣　子游亦見得洒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但欲子夏即末探本也子夏之觧謂本末固是一體然須聖人便合下理會到此自學知困勉以下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節磨錬使之收拾放心變化氣質用力之久有渙然融會處便是知本也若先一齊說破本末彼實未有承當處徒重其躐等之心玄遠之見而已非誣而何子夏所見最得聖門教法聖

人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如一貫之呼必俟其學將有得而後及之若曾子以之示門人便須道忠恕而已矣淺深上下各因乎人何嘗執有成法所謂成德達財時雨之化然也合而觀之子游之見即博約之教子夏之見是循循善誘處　洒掃應對進退與徐行後長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　洒掃應對進退須是誠心中流出方是道慎獨工夫便做在此處　始終無定名

總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　有始有卒正是無始無卒并本末相盡捐了　朱子譏子靜曰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這一箇物事了方下来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而上達都不相似然說他纔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步步做上去又朱子門人嘗過子靜且言師門教法子靜為誦天尊地卑一章曰其教法如此愚按朱子譏子靜分明子貢之見而

子静不免以有始有卒之聖盡概門人小子也學者辨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學一理也亦一事也通為一事則學不以仕廢也故仕而優則學仕亦不以學妨也故學而優則仕其必優而後及者皆純心之學也當官而理學問祇屬馳鶩之見况學焉以干祿乎蓋學者兩不相妨而相為用處為真儒出為名世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病末世喪禮不清故以致哀垂訓之致乎哀者自致其心也止者孝子之心無窮而於禮可無憾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張蓋賢智之過其立心主於高遠若有為人所難能者然以言乎仁則未也未仁之病正坐難能中堂堂氣象望而知其未仁矣以德行言曰為難能以氣

象言曰堂堂其病一也不曰不仁者而曰未仁曰難與並爲仁盖即此而反躬切已從事於闇然之學則仁矣所謂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也此二賢忠告善道處

曽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者身致之也實有是心而不容已也人皆有是心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則不能致矣必也親喪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親之喪則孩

提之性於此盡呈雖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則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擴而充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蓋為有家者訓孝也聖人以孝治天下自諸侯而大夫一也孟莊子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可謂善繼志述事矣此孝道之大處故曰難能非謂他事可能而此獨不可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春秋之世先王撫治天下之道不復存十一之遺而民無固志矣失道者如作丘賦舍中軍而養之之道失其君大路越席朱干玉舞其臣歌雍舞佾而教之之道失民散者民心皆瓦解而不屬於上也亂亟矣小人犯刑固其所也然則民情大可原矣如得其情亦仁人之所痛也而可以明察自喜乎哀矜勿喜者

豈徒死中求生盡士師欽恤之責哉方將穆然深思若已推而内之溝中於是乎復先王之道以厝斯民於飽煖禮義之域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已矣此曾子為當時人上者發悔罪下民之意為聯屬人心之本以救世亂也然則亂國煩刑非重其散乎秦隋可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去聲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古今誅不善者莫如商紂紂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也而天下之惡皆歸之則身自處於不善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惟聖罔念作狂狂則甚矣自取之也然則紂之不善果如是之甚者也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夫曰不如是之甚者欲人謹惡於微而杜下流之勢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為堯舜則為桀紂而且自寛曰我之暴惡未至為紂之甚也則紂亦有可原者矣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也悲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者何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絶無一毫掩蔽之情偶值情理之窮不能無過如天道陰陽有沴戾而日月薄蝕者然日月食而復明限刻可期君子隨過隨改不遠之復似之其見與仰總以見君子改過之意無不在人眉睫間若昭昭乎揭日

月而行者此正天理流行處非必以見且仰徵君子之改過也　過也人皆見之更是改過下手處非既見後方更也皆仰則復其初矣日月之還明有待而君子之改過無待纔待則不成改矣即過即見即改一時事其有取於日月之食者只言其有過必改之情同耳　過出於無心只是昏一昏即覺一覺即化如周公使兄孔子諱君非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於虔反學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音志下同）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同前）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得統於文武固非區區滞於大小之見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見之為大不賢者見之為小也大小之見不足以盡道而道未嘗不在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子焉不學則無大非小無小非大無大無小則一貫矣學在是師在是何常之

有雖謂能自得師可也師文武亦可也　苟不知所
學何事頊令大小兼舉如説一一而學之則聖人之
學亦窮於識矣　大小之原正是文王之德之純就
此實證正是一貫處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君子必有志於聖人之學而後有以入聖人之道所謂得其門而入者是也得門而入乃能真見聖道之無窮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一披示之矣此見不必遠求反之當身稽之日用證之天高地下之間無不活潑潑地只限一法便令東馳西騁愈求愈遠且有當前錯過者矣善乎顔子得門而入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盡之矣卓爾之見豈偶然哉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庶幾富貴之藴乎

雖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苟得其門而入更無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宮墻之譬總見賜之造道淺而易窺夫子造道大而難測之意非以門喻外宮喻中也使顯然有及肩數仞之懸絶可見便當程量分明望宮墻而小天下矣然則學者非但不見宗廟百官並數仞之墻亦是坐井觀天　喻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性分定故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

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可謂富且美矣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和一處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去聲也

日月喻其至高高不可踰雖欲自絕終無傷於日月之明也量量度也不知量言不知度量淺深也不可踰而欲踰之非不知量而何　日月無私照臨日月

未嘗絶人而人自絶之而卒無傷於日月之明則日月之照臨如故而人又烏容自絶為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罪過儘重自聖人看来亦無甚罪終内之照臨之下而已此日月之所以為大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聲下同）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去聲）之斯行綏之斯来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聖不可知之謂神一天而已子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過化存神超然聲色之表亦若是而已聖同天不既深乎善乎子思子推言之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嗚呼至矣　夫子之道不必得邦家而見只借得邦家事業想見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然則夫子其堯舜乎曰夫子觀堯舜事業一

點浮雲過太虛耳被子貢等閒說過便是賢於堯舜處味所謂二字可見　斯字只是誠動於此機通於彼聖人治天下有許多措置施為難得當下便了但事功有待而立達之心無待極之三年必世只了得當下一念極之千萬世亦只了得當下一念聖人視三年必世千萬世只在片晌呼吸間　子貢推尊夫子一擬之宮牆再擬之日月擬之天可謂至矣然實未見得聖人親切處不如其自鳴曰其為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如孟子言孔子聖之時亦近之矣　天不可階求天於吾心而階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悅音

第二十篇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終之以夫子之論政又推本君子之學內聖外王於斯為至矣

論語未嘗言中而維於二十篇之末以明之孔子之道不外一中後來子思作中庸遂權輿於此云　堯

授舜言祈天永命之道而推本於執中其旨微矣中之為義從方所得名而實不落方所其在道體亦然渾然至善中而已矣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道統亦準諸此而已矣聖人立天命人心之極而修道以立教者更無偏倚之私過不及之獘所謂允執其中也中而曰執者對天之厯數言則中為對越之本如執圭玉之執然又曰允執者昭其信也允執其中中斯無矣聖人憑空拈出中字不說心

不說事不說工夫其要歸於從容中道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至舜以命禹闡執中之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中於心而中外非物求心於危微而心不墜有無求執中之功於精一而執非淪於把捉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所以合天也虞廷十六字有功於萬世心學大矣然增十六字於四字之上不加毫末故曰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

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件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藴始盡所以更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治心之功不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雜揉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此虞廷授受心法也觀舜亦以命禹則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亦一而已矣湯

誥周書舉其隱然有上畏天命下憫民窮之意只此便是堯舜真血脉便是執中無方合而觀之一理不具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敏則有功公則說其帝王一中之化乎　按朱子中以事言愚謂離心無事事之中亦就心上看如堯舜揖讓本於公天下之心湯武征誅本於救天下之心方是中道豈以揖讓征誅為中乎中即是理理無內外而心其本也故虞廷首以人心道心發明其旨可謂

深切著明矣　一篇精神綰結只一亦字　湯既伐
桀告諸侯之詞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故總承之曰簡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顧
諟明命何所不至乎其得統於堯舜執中之傳以此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直是吹枯轉臘宇宙皆春為
周家第一大政故首揭之意重首句又舉其伐紂誓
師之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固見仁人之無敵矣
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孟津之舉凡以為百姓巳

耳豈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為乎及其克商之後
立政安民撥亂反正翕然更始如下文所云所以慰
百姓之懸望者端在此矣謹權量先謹其在官者以
達於下也審法度謂損益沿革之宜修廢官謂有官
而無職有職而無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職之事只是
一時修飭官常而已凡此皆行政之本故曰四方之
政行焉興滅繼絶舉逸人心仰望莫切於此故天下
之民歸心焉重民三事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本至

此而一人之德澤在天下矣此王道之所以大也於此見武王咢革之際一面除殘一面反商政救安天下若拯溺捄焚不遑餘力然方是天地之心帝王之德非徒以其規為政事之善而已在堯舜禹湯何曽舉一事來　堯曰一章文不屬事不符零星掇來正是中無轍迹處合之在夫子範圍之内若説某某則見而知之某某則聞而知之便是一付舊本子將道理做註脚看了然則孔子其天乎堯舜禹湯文武也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子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夫子告子張問政統帝王之道也曰五美者後儒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是也纔出於霸便是惡一尊一屏方是純王之心純王之政王道規模宏遠如天覆地載萬物得所絶不從驩虞起見故首舉不費之惠至於勞民之政最易斂怨王者以佚道使之而黙動其

終事之情何怨之有合之見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氣象由是而窺王者之心方淡然無營失得勿恤日轉一元之生意於於穆之表而已所謂欲仁得仁欲而不貪也仁則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貫便是無敢慢葢嚴密之極為安舒何至以驕侈逸豫病天下乎故泰而不驕在心為無敢慢在貌即為莊涖正衣冠尊瞻視恭巳之象也德威惟畏故威而不猛自政說到心又自心說到貌具見王者過化存神之妙雖

平鋪五事而血脉自貫合之則王道之全矣四惡總是一苛迫近小氣象分明畫出一霸道在立教則為虐在作事則為暴在出令則為賊在出納則為有司有一於此皆治之賊也故曰惡或言上三政是剛惡下一政是柔惡竊未然四者總是不仁之惡與上文相反然霸者信賞罰謹教令如何以惡歸之只是霸者先詐力而後仁義其心不過欲罔民以就其功利之私就他條教摯然只是文具仍是不教之殺不戒

之成慢令之期有司之出納而已總之從刑罰上起念便是暴從期會上起念便是虐與賊從出納上起念便是有司故歸之霸者夫子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開萬世之太平商搉治道莫備於此邵子曰仲尼祖三皇宗五帝考三王孫五霸於此可見嗚呼至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一氣流行而理在其

中只是一箇更無氣數義理之别言太極則有陰陽
言陰陽則有變化而盈天地間平陂往復之數該於
此矣變變化化游於無窮方見太極之妙人與天地
萬物同游無窮之中小之日用動静大之進退存亡
莫非命也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即陰陽不測之神也
然則學不窺神化之奥不足以言知命矣知命則知
時知時則知化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又何

利害窮通得喪之惑乎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之則立之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故能仕止久速各適其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證上達天德之詣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可謂互相發明為天下萬世之學則矣禮即是命之有常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所秩也其莞於人心則敬而已矣無不敬之謂知禮敬則卓然故能

立記曰莊敬日強是也人心敬肆之端即天命存亡之介故知命者又必約之以知禮而始真由立而進之則幾矣然君子之學固非區區一己之言而不足與通之天下者知人則哲由已及物之道在其中矣有鑒別之明而後有曲成之仁君子所以合明新於一致通教學於一原也而非知言又胡以得之知言者知其理也致知之學有以晰羣言之摇亂而衷諸聖即孟子之知言是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其大

端乎知言以知人而學窺其大合人以成已而德造

其成其斯以為君子乎

論語學案卷十